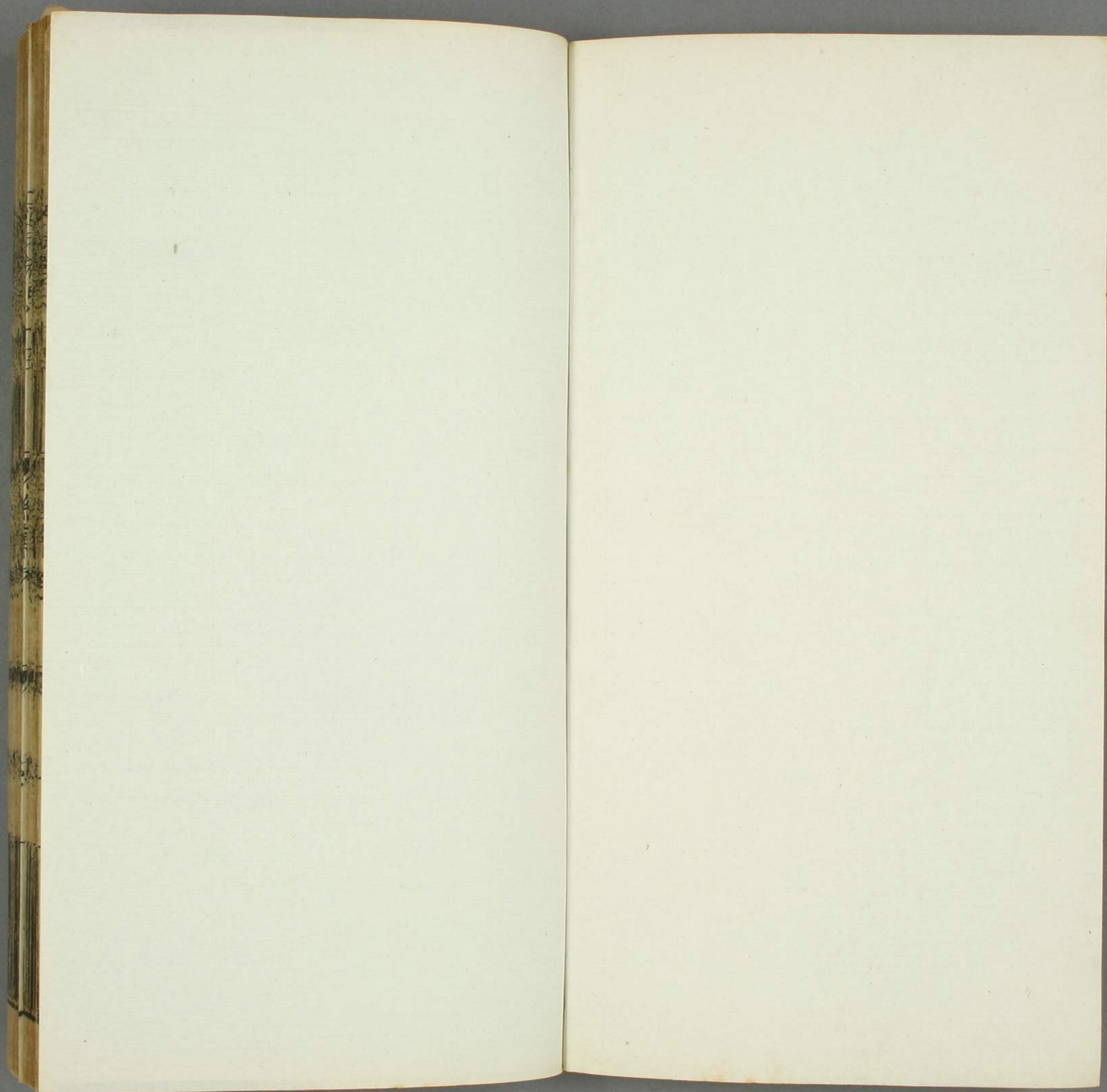




特
ワ伊4
1046
55





特
74
1046
55

又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四

鄱陽 馬 端臨 支那 貴興 支那 著

經籍考

經論語 孟子

論語

論語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師古曰輯與集同漢與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百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利
2/1
55

經籍考

隋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
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
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
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
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
而為之註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
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註齊論遂亡古論先無
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
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
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古經總義附于此篇

孟子

趙氏題辭曰孟子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不肯枉尺直
尋時君咸謂之迂關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
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
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書
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
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作者也秦焚經籍其書號為諸子得
不泯絕孝文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
獨立五經而已

按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
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
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
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
于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為一類今從

之

漢志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隋志二十九家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失名姓三家韓愈以下不著錄二家十二卷

宋三朝志十六部一百三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部二十卷

宋四朝志十三部七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五家六十三部四百九十八卷

漢志孟子十一篇

隋志三家二十八卷亡書九卷

唐志六家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家二十七卷

宋四朝志九家九十二卷

宋中興志二十二部二百八十五卷

何晏論語注十卷

晁氏曰魏何晏集解其序自云據魯論包成周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陳群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與孫邕鄭冲曹羲荀爽集諸家訓解為之按漢時論語九有三而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當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

按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為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

問以下為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
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真此所以不傳非
禹所能刪也

皇侃論語疏十卷

晁氏曰梁皇侃撰古今論語之註多矣何晏集七家復采古論
語註為集解行於世侃今又引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
江惇蔡奚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
序稱江熙所集世謂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接證精博為後學所
宗云

韓李論語筆解十卷

晁氏曰唐韓愈退之李翱晉之撰前有秘書丞許勃序云韓李
相與講論共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蓋以
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
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陳氏曰館閣書目云秘書丞許勃為之序今本乃王存序云得
於錢塘汪充而無許序

石經論語十卷

晁氏曰石偽蜀張德鈞書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
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十三
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
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鷄本不同者此也

論語井田義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周井田之法其曰論語者蓋為論
語學者引用云

論語正義十卷

晁氏曰皇朝邢昺等撰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判定而成書

陳氏曰唐人止為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昺始奉詔為之

按唐藝文志亦有賈公彥論語疏十五卷當攷

王令論語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令逢原撰解堯曰篇云四海不窮困則天祿不

求終矣王安石書新義取之

王介甫論語解卷十王元澤口義卷十陳用之論語十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并其子雱口義其徒陳用之解紹聖後皆行

於場屋或曰用之書乃鄒浩所著託之用之云

東坡論語解對穎濱論語拾遺

穎濱自序予少為論語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

今見於書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穎川為孫籀前為講論語

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籀等言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

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晁氏曰蘇軾子瞻為論語解沒後子由以其說之未安者辨正

之

伊川論語說十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解論語也不為文辭直以俚語記

之

范醇夫論語說十卷

晁氏曰元祐中所進數稱引劉敞程頤之說

謝顯道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顯道少師程正叔

謝顯道

程正叔

五

朱子語錄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他只有一兩字是緊要 問謝氏之說多華挾先生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

呂與叔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與叔雖程正叔之徒解經不盡用其師說

尹彥明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彥明程氏門人紹興中自布衣召為崇政殿說書被旨訓解多採純夫之說

朱子語錄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上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 問精義中尹氏說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氏只說出處

王定國論語十卷

王鞏定國撰秦少游序略曰定國坐罪斥海上罷還詣東上閣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竊以所見註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鑒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大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姑擢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為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汪氏論語直解十卷

晁氏曰汪革信民撰撫州人紹聖中試禮部為天下第一堂語人曰吾鄉有二相一為天下之福一為天下之禍蓋指晏元獻王荆公也即此可見其解經淵源所自云

景迂論語講義十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多取古人之說以正近世之失

楊氏注論語十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伊川門人也

游氏論語解十卷

陳氏曰游酢定夫伊川門人

論語釋言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

張氏論語解二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撰

五峯論語指南一卷

陳氏曰胡宏仁仲撰評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

竹西論語感發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江都王居正撰凡十卷

論語探古二十卷

陳氏曰畢良史撰二十卷

洪興祖論語說

中興藝文志其說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愠終於知命蓋君子

儒

論語續解

考異 說例 共十二卷

中興藝文志吳棫撰自謂考研甚衆獨於何晏集解邢昺疏所

得為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
嘗作指掌十卷亡於兵火僅追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
未安者故曰集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為考異又
為說例有集語明原微言畧例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七十
篇多發明

陳氏曰其所授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稱轍肇駁王鄭之
說間取一二肇晉人唐志載論語釋二卷駁二卷按董道藏
書志釋已亡駁幸存而崇文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域蓋嘗
見其書也館閣書目亦不載

玉泉論語學十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喻樛子才擬樛與張子韶諸公友善坐此得
罪秦檜汪端明應辰其婿也

曾吉甫論語義二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曾幾撰胡文定公門人也

南軒論語說十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栻欽夫撰

論語集義三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
游酢楊時侯仲良周孚先凡十二家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
學始名集義其所言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
端之說者蓋指張無垢也無垢與宗杲遊故云爾

朱子語錄曰讀論語須將精義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
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
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兩說有三說有

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換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記亦多有好處蜚卿曰若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的當確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他做箇梯階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他是非方是自家所得處

論語集註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間復斷以己意晦庵先生平生講解此為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

朱子語錄曰集註如秤上秤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如看得透存養熟甚生氣質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看集註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其下一字時直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集註乃集義之精髓問集註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而安註脚問集註中有兩存何者為長曰使其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二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說合聖人之本但不可知耳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集註其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

朱在過庭所聞曰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論語或問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註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別為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者之要法其與集註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

朱子文集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脩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註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

陳氏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晦庵亦稱其近道

論語通釋十卷

陳氏曰黃榦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

論語意原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

論語本旨一卷

陳氏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論語大意二十卷

陳氏曰海陵卞圜撰

晦庵語類二十七卷

陳氏曰蜀人以晦庵語錄類成編處州教授東陽潘輝取其論語一類增益其所未備刊于學宮

論語紀象六卷

陳氏曰國子司業臨海陳耆卿壽老撰葉水心為之序耆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嘉定初年成此書

孔子家語十卷

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

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

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
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
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
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
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
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政
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平盡事起
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
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
語則不使各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
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
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
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為滅其原而存
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記錄別見故敢
昧冒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
果立

晁氏曰序註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後王肅得此
於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家

朱子語錄曰家語雜記得不絕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
撰出又與呂伯恭書曰遺書愚意所刪去者亦須抄出逐段畧
註刪去之意方不草草若只暗地刪却久遠易惑人記論語者
只為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陳氏曰孔子二十二世孫猛所傳魏王肅為之註肅闢鄭學猛

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行於世云博士安國所得壁中書也亦未必然其間所載多已見左氏傳大戴禮諸書

趙岐註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岐字臺鄉後漢人為章指析為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于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軻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邪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四註孟子

中興藝文志題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蓋依託者

陸善經註孟子七卷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註之繁重者復為七篇云

孟子音義 正義共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撰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孟其闕古今註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註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太中祥符中書成上于朝

陳氏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為之音俱未精當奭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

石經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寘于成都學宮云為蜀時刻六經于石而獨無孟子經為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其論既縷又多誤字如以頽顛為類不可勝紀五臣解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微涉豐縹然觀者誠知勸講自有體也

伊川孟子解十四卷

晁氏曰程正叔撰

橫渠孟子解二十四卷

晁氏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后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晁氏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彊至賈同百餘家解孟子成一編

王安石王雱許允成孟子解共四十二卷

晁氏曰介甫素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

有註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顏濱孟子解一卷

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王逢原孟子解五卷

陳氏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尹氏孟子解十四卷

陳氏曰尹彦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張無垢孟子解十四卷

張南軒孟子說十七卷

晦庵孟子集註或問各十四卷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陳壽老孟子紀蒙十四卷

說並見論語條下

續孟子二卷

崇文總目林慎思撰慎思以為孟子七篇非軻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刪孟二篇

晁氏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逆經者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軻辯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疑孟一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為然

翼孟

文獻卷百八十四

經籍考

七

朝奉大夫臨川陸鈞嘉材撰周平園序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
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
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為磬折腰肢讀樂
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為韶眸子為牟殺三苗本依竅二女果作
裸之類皆粲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
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議論
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別指歷山
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各縣風土記曲為之辭人不謂然蓋
異端之作其來也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况身後乎所謂九
嶷之葬土妃之溺宜退之黃陵禪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
以陞方訓升道其說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陞退必自邇陞
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嘆
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老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迄
三十年今嗣子新猷水尉孝溥追叙先志請題卷首始為推而
廣之皆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
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
乎

尊孟辯七篇

陳氏曰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暹泰伯當
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
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辯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四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考經 經解

孝經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屬古文字讀皆異
臣賈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

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
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傳
士江翁少府后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各其學又有
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闡門一章其餘經文大
較相似篇簡闕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
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
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
與玄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
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
京師訪得孔傳遂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
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
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

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文孝經世不傳歷晉至唐所行唯鄭氏者
世以為鄭玄唐開元中史官劉子玄證其非鄭玄者十有二諸
儒非子玄之說天寶中玄宗自註元行冲造疏授學官凡今儒
者傳習焉五代以來孔鄭二註皆亡周顯德末新羅馱別存孝
經即鄭註者皇朝咸平中今祭酒邢昺取行冲疏刪定正義行
焉

漢志八家一十二篇本志十一家五十九篇今削

隋志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計亡書台五十

唐志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姓名一家尹知章以

宋三朝志六部十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六部五卷

宋中興志二十一家二十一部二十九卷

古文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漢侍中孔安國註班固藝文志有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中前世與鄭康成註並行今孔註不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焉

鄭康成註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先儒多疑其書唯晉孫昶集解以此註為優請與孔註並行詔可今太學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藏秘府

陳氏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

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註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為作楷疑一篇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者也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按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註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而崇文總目以為咸平中日本僧齋然所獻未詳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復然袁樞機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官而孔傳不可復見

唐明皇孝經註一卷

崇文總目取王肅劉劭虞翻章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攷孔鄭舊義今行於太學

晁氏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信斯言也則孝經

乃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書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柳宗元謂論語載弟子必以字然曾參不然蓋魯氏之徒樂正子春子思相與為之耳余於孝經亦云

陳氏曰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名銜寔天寶四載號為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洗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學宮云歐陽公集古錄無之豈偶未之見耶家有此刻為四大軸以為書閣之鎮按舊志作孝經制旨

元行冲孝經疏

崇文總目明皇既作註故行冲奉詔作疏

孝經正義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撰初世傳行冲疏外餘家尚多皆猥俗褊陋不足行遠咸平中詔昺及杜鎬等集諸儒之說而增損焉

司馬君實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自序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愚切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踈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信膾之可嚼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晁氏曰古文蓋孔惠所藏者與類之十八章大校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闡門一章不同者四百餘字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為

定故世不大傳獨有孔安國註今亡然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
讀皆異推此言之未必非真也司馬公為之指解并音

中興藝文志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闡門一章為鄙俗
而古文遂廢國朝司馬光始取古文為指解

陳氏曰按唐志孝經二十七家今溫公遂言秘閣所藏止有鄭
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古文有經無傳以隸體寫之而為之
指解仁宗朝表上之

王介甫孝經解一卷

晁氏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而孟子獨曰父子
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因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
噫不為不義即善矣阿其所好以巧慧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
疾夫

范滂夫古文孝經說一卷

晁氏曰元祐中侍經筵時所上
晦庵孝經刊誤一卷

中興藝文志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經
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
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
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
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
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已下凡九
十字餘從古文

跋尾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

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察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書之旨者別為外傳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即附於於事親顧未敢耳語錄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處著但說得孝之効如此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

陳氏曰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辯惑非豪傑特起獨立之七何以及此後學所不敢放倣而亦不敢擬議也

張無垢孝經解一卷

中興藝文志九成依今文為解其謂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亦名言也

黃勉齋孝經本旨一卷

中興藝文志翰繼熹之志輯六經論孟之言孝者為一書釐為二十四篇名為孝經本旨

馮椅古孝經輯註

中興藝文志椅祖朱氏刊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託曾孔答問與其增益之辭為古孝經輯註并引蔡氏註

楊慈湖古文孝經解

中興藝文志解中如德性無生何從有死之語蓋近於禪

袁廣微孝經說三卷

陳氏曰廣微為鄱憲日為諸生說孝經旁及諸子諸生錄之為

此編凡三卷

經解

漢志一家十八篇 五經雜譜

隋志二十九部三百五十九卷 亡書四家十七卷

唐志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 失姓名一家篇英以下不著錄十家一百二十七卷

宋兩朝志二家七十九卷

宋四朝志四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十五家一百七十一卷

宋中興志二家一百四十九卷

白虎通德論十卷

宗文總目 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

五經同異 詔諸儒講議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

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石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稱撰集凡四十四門

容齋洪氏隨筆曰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

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

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知注冊易通論名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 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

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 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

也

五經鈎沉

崇文總目晉王芳撰答難申暢自謂鈎取五經之沉義篇第亡
缺今缺五篇

匡繆正俗八卷

崇文總目唐秘書監顏師古撰采先儒及當世之言參質訛謬
而矯正之未終篇而師古歿其子始上之詔錄藏秘閣

晁氏曰師古以世俗之言多繆誤故質諸經史刊而正之求微
中子楊庭上之

陳氏曰莆田鄭樵有刊繆正俗跋八卷注玉山亦言楊庭表以
為藁草纔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今前後非刺極多
玉山集中所辯甚詳

六說五卷

崇文總目唐右補闕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故標槩作書之誼
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叙

晁氏曰此其叙篇也凡五卷

經典釋文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陸德明撰德明為國子博士以先儒作經典音訓
不列註傳全錄文頗乖詳畧又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
之讀九經論語老莊爾雅者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自五經三傳古禮之外及孝經論語爾雅
莊老兼解文義廣采諸家不但音切也或言陸氏人多異音綜
其實未必然按前世藝文志列於經解類中與書目始入之小
學非也

經史釋題

崇文總目唐李肇撰起九經士止唐氏實錄列篇帙之凡槩釋其題

五經文字三卷

陳氏曰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曆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為一百六十非綠經見者皆畧而不集

經典分毫正字一卷

崇文總目唐太學博士歐陽融撰辯正經典字文使不得相亂篇帙今闕今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亡

九經字樣一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制唐元度撰開成中元度奉詔覆定太學石經字文以來補張參之闕更作九經字樣為七十六

五經字樣一卷

陳氏曰唐河王友翰林待制唐玄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二書却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為經設故亦附見於此往幸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右得此書乃古經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為家藏書籍之最古者

授經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易詩書禮春秋三家論語孝經之學師承相第系而為圖

九經餘義

崇文總目皇朝處士黃敏撰撫諸家之說是非者裁正之

演聖通論六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秘書監致仕胡旦撰以易詩書論語先儒傳註得失參採故作論而辯正之

易百篇書五十六篇詩七十八篇論語十八篇凡二百五十二天聖中獻之

晁氏曰其所論易十六卷書七卷詩十卷禮記十六卷而春秋論別行天聖嘗獻于朝博辯精詳學者宗焉

陳氏曰易十七書七詩十禮記十六春秋十其第一卷為目錄且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恃才輕躁累坐擯斥晚尤瀆貨持吏短長為時論所薄然其學亦博矣

群經音辯七卷

陳氏曰丞相真定賈昌朝子明撰康定中待講天章閣所上凡

七經小傳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其所謂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曆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陽伐桀升自師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

陳氏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己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而書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

河南經說七卷

陳氏曰程頤撰繫辭說一書一詩一春秋一論語一攷定大學

一程氏之學易傳為全書餘經具此

龜山經說八卷

陳氏曰楊時撰易三詩春秋孟子各一末二卷則經筵講義也

三經義辯 辯學

中興藝文志三經義辯楊時撰辯學王居正撰居正為舉子時不習王氏新經字說流落十餘年時出義辯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三經辯學凡安石父子言不合道者悉正之紹興間於上前論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處上正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居正退序上語繫辯學書首上之與時義辯並列秘府自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矣

六經圖七卷

陳氏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

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增補之易七十今百二十詩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門人所錄平日說經之語末三卷則為史說雜說東萊於諸經亦為讀詩記及書說成書而未終也

畏齋經學十二卷

陳氏曰宣教郎廣安游桂元發撰凡十二卷桂隆興癸未進士歷官一制司機宜

項氏家說十卷附錄四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九經皆有論註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正

學附錄孝經中庸詩篇次丘乘圖則各為一書重見諸類

山堂疑問一卷

陳氏曰起居郎簡池劉光祖德修撰凡一卷慶元中謫居房陵與其子講說諸經因筆記之以其所問於詩為多遂取呂氏讀詩記盡觀之而釋以己意附疑問之後

六經正誤六卷

陳氏曰柯山毛居正詎甫校監本經籍之誤所欲刊正者魏鶴山為之序而刻傳之大抵多偏僻之疑似者凡六卷

西山讀書記三十九卷

陳氏曰真德秀景元撰其書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子格言而述以己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

考信錄三十卷

賈鑄撰後溪劉氏序略曰友人賈君成已少予十三歲未脫舉子累且教授生徒所至坐席常滿而能歷年篤以成書世之學者於六經之疏能一閱焉者蓋寡况能參稽其類大之如天地氣形之初微之如服食器用之末先儒該洽兼綜凡古書之雜出者微之而靡不在分之而靡不貫也其書曰考信錄考諸古而信於心又以質於余而證於後世用意遠矣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六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樂

西漢藝文志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樂俱壞樂亦
徵眇以音律為節音律不可具於書眇亦讀為妙又為鄭衛
 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
 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
 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
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獻其書乃周官太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琴臣導引無所服解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
 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劉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

按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需以益微師古曰需漸也

晁氏曰古之為國者先治身故以禮樂之用為本後世為國者先治人故以禮樂之用為末先王欲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必先脩身而脩身之要在乎正心誠意故禮以制其外樂以養其內內之不貞之心無自而萌外之不義之事無由而蹈一身既脩而天下治矣是以禮樂之用不可須臾離矣後世則不然設法造令務以整治天下自適其暴戾恣睢之心謂躬行率人為迂闊不可用若海內平定好名之主然後取禮之威儀樂之節奏以文飾其治而已則其所謂禮樂者實何益於治亂成敗之數故曰後世為國者先治人以禮樂之用為末雖然禮文在外為易見歷代猶不能廢至於樂之用在內微密要眇非常情所能知故自漢以來指樂為虛器雜以鄭衛夷狄之音雖或用於一時旋即放失無復存者况其書哉今哀集數種姑以補書目之闕焉爾

陳氏曰劉歆班固雖以禮樂著之六藝畧要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三禮至今行於世猶是先漢舊傳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竇公之大司樂章既已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已錄於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前志相承迺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列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氏書目獨不然其為說曰儀註編年各自為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今從之而著於子錄雜藝之前

按古者詩書禮樂皆所以垂世立教故班史著之六藝以

為經籍之首流傳至于後世雖有是四者而俱不可言經矣故自唐有四庫之目而後世之所謂書者入史門所謂詩者入集門獨禮樂則俱以為經於是以前歷代典章儀註等書則之六典儀禮之後歷代樂府教坊諸書則之樂記司樂之後猥雜殊甚陳氏之言善矣然樂者國家之大典古人以與禮並稱而陳氏書錄則置之諸子之後而儕之於技藝之間又太不倫矣雖後世之樂不可以擬古然既以樂名書則非止於技藝之末而已况先儒釋經之書其反理詭道為前賢所擯斥者亦沿經之名得以入於經類豈後世之樂書盡不足與言樂乎故今所叙錄雖不敢如前志相承以之擬經而以與儀註識諱並列於經解之後史子之前云

漢志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隋志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四十四部一百六十三卷

唐志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失姓名九家張文叔以下不著錄二十家共九卷

宋三朝志四十五部四百九卷

宋兩朝志三十三部一百七十四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一十卷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七十一部六百五十五卷

樂府雜錄一卷

崇文總目唐段安節撰其事蕪駁不倫

晁氏曰記唐開國以來雅鄭之樂并其事始

歷代樂儀

崇文總目唐叶律郎徐景安撰總序律吕起周漢訖于唐著唐樂章差為詳悉

大樂令壁記

崇文總目唐叶律郎劉貺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三篇

古樂府 樂府古題要解共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吳兢撰釋古樂曲所以名篇之意

晁氏曰魏兢纂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凡十卷又於傳記及諸家文集中采樂府所起本義以釋解古題云

樂府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樂府古題頗同以江南曲為首其後所解差異

玉臺新錄十卷

晁氏曰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且為之序

玉臺後集十卷

晁氏曰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序謂名登前集者今並不錄唯庾信徐陵周陳既為異代理不可遺云

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撰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為十卷與前集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其中多有佳句

樂府古今解題

崇文總目唐郝昂撰或云王昌齡撰未詳孰是舊云古今樂府解題又云古題所載曲名與吳兢所撰樂府解題頗異復有唐李百樂辭今定為樂府古今解題

聲律要訣十卷

崇文總目唐田琦撰推本律呂及制管定音之法文雖近俗而於樂禮尤諸焉

晁氏曰唐上黨郡司馬田疇撰序謂一切樂器依律呂之聲皆須本月真響若但執累黍之文則律呂陰陽不復諧矣故據經史參校短長為此書云

羯鼓錄一卷

崇文總目唐南卓撰羯鼓夷樂與都曇答鼓皆列於九部至唐開元中始盛行於世卓所記多開元天寶時曲云

陳氏曰卓仕唐為婺州刺史

琴操三卷

崇文總目晉廣陵相孔衍撰述詩曲之所從總五十九章

陳氏曰止一卷不著氏名中興書目云晉廣陵守孔衍以琴調周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題之意今周詩篇同而操引財二十一篇似非全書也

琴譜三均手訣

崇文總目宋謝莊撰叙唐虞至宋世善琴者姓名及古典名言琴通三均謂黃鐘中呂無射

琴經

陳氏曰托名諸葛亮淺俚之甚

琴手世譜一卷

琴手世譜一卷

琴經

五

崇文總目唐道士趙邪利撰記古琴指法為左右手圖二十一
種

陳氏曰一名彈琴右手法

金風樂一卷

崇文總目唐玄宗撰蓋琴曲名

琴書三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詔趙惟曉撰畧述琴製叙古諸典及善琴
人姓名

陳氏曰惟曉稱前進士滁州全椒尉

琴譜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康士撰按康士作琴曲一百章譜十三卷宮調
二十章商調十章角調五章徵調七章琴調五章黃鐘十章離
憂七章沉湘七章側蜀七章縵角七章玉女五章其譜散亡今
書舊目有琴調六卷琴譜一卷殘缺無首尾所裁乃楚用宮黃
鐘側蜀琴調數篇餘皆亡

琴譜序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等撰康士字安道以善琴知名嘗撰琴曲百
篇譜十三卷進士姜阮皮日休皆為序以述其能康士譜今別
行

琴調四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楚調五章黃鐘調二十章側蜀瑟調皆一
章

離騷譜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依離騷以次聲

琴譜百八十六

琴譜考

六

大唐正聲新址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陳拙纂集琴家之說不專聲譜

廣陵止息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呂渭撰晉中散大夫稽康作琴調廣陵散說者以魏氏散亡自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康避魏晉之禍託之於鬼神河東司戶參軍李良輔云袁孝已竊聽而寫其聲後絕其傳良輔傳之於洛陽僧思古思古傳於長安張老遂著此譜總三十三拍至渭又增為三十六拍

東杓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李約撰約患琴家無角聲乃造東杓引七拍有麟聲繹聲以備五音

無射商九調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蕭怡撰怡因胡笳雅無射商自創為九調

琴雅畧一卷

崇文總目唐殿中侍郎齊禱撰樂言創制音器之畧

琴聲律圖一卷

崇文總目唐恭陵署令王大刀承詔撰國琴制度以六十律旋宮之法次其上前序歷引諸家律呂相生之術

琴德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因寺僧道英撰述吳蜀異音及辨析指法道英與趙邪利同時蓋從邪利所授

沈氏琴書一卷

崇文總目沈氏撰不著名首載絃中散四弄題趙師法撰次有悲風三峽流泉淥水昭君下舞間弦并胡笳四弄題盛通師撰

琴雅畧

琴聲律圖

七

蓋諸家曲譜沈氏集之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工部尚書李勉撰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符詔薛易簡撰衡州耒陽尉

教坊記一卷

晁氏曰唐崔令欽撰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率鄙俗事非

有益於正樂也

琵琶故事一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所纂

陳氏曰段安節撰

張淡正琴譜一卷

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梁開平中王邈撰

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琴曲有大小胡笳大胡笳十八拍沈遼

集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

祝氏不詳何人所載乃小胡笳子

阮咸譜一卷

琴調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

琴雜說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蓋琴家雜集器圖聲訣之畧

文獻卷百八十六

琴譜

八

琴調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無射商角諸譜皆亡其曲名

琴譜四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四大曲一曰別鶴林其三皆失其名而譜存今留以待知琴者

琴畧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序有七例頗鈔歷代善琴者各為門類文載拍法及雜曲名

琴式圖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琴制度為圖雜載趙邪利指訣又有白雲先生三訣

陳氏曰三訣凡一卷稱天台白雲先生

三樂譜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商調三樂譜

琴譜纂要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圖琴制度及載古曲譜曲名

琴書正聲九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游春綠水幽居坐愁思秋思楚明光易水鳳歸林接輿白雲凡十四譜

琴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錄琴譜大小數曲其前一大曲亡其名舊本或云李翱用指法與諸琴法無異而云翱者豈其所傳歟

阮咸調弄二卷

阮咸調弄二卷

阮咸調弄二卷

阮咸調弄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

阮咸金羽調一卷 降聖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降聖引十篇譜一首不詳何代之曲

阮咸譜二十卷 阮咸曲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有宮商角徵無射宮無射商金羽碧玉樓涼黃鐘調凡十篇總十二卷

琴義一卷

陳氏曰稱野人劉籍撰

琴曲詞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凡十一曲辭皆鄙俚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

崇文總目周翰林學士竇徽撰顯德中徽奉詔集綴其書傳而

無次

樂苑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樂律聲器凡二十篇

周優人曲辭二卷

崇文總目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大夫劉濤

司勳郎中馮古纂錄燕樂優人曲詞

景祐大樂圖二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聶冠卿撰景祐二年大

樂署以律准考定雅樂獻之上召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

問鐘律大要照請用黍尺求聲遂命照制新樂冠卿討論故事

據經義多所損益以御製樂曲及鐘律議說制器之法與古今

樂器圖象之異為書一百二十六篇上之

大樂圖義二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撰受詔考試太常樂工因集古樂鐘律器用之說上列為圖從釋其義并今樂署闕典所當釐補者更為雜論七篇奏之

皇祐樂記三卷

晁氏曰皇朝胡瑗等撰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用王朴樂太祖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然猶未全命瑗同阮逸等二十餘人再定四年樂成奏之上御紫宸殿觀焉此其說也

陳氏曰阮逸胡瑗撰凡十二篇首載詔旨次及律度量衡鐘磬鼓鼎鸞刀圖其形製刊校頒之天下虎丘寺有本當時所頒藏之名山者也其末志頒降歲月實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用蘇州觀察使印長貳押字余平生每見承平故物未嘗不起敬因錄藏之一切依元本摹寫不少異

景祐廣樂記

陳氏曰翰林待講學士馮元等撰闕八卷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建言鐘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更加考詳詔宋祁與集賢校理李照共領其事照言朴律太高比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大樂制管鑄鐘并引校理聶冠卿為檢討官又詔元等修撰樂書為一代之典三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廢不用

景祐樂府奏議一卷 皇祐樂府奏議一卷

陳氏曰胡瑗撰

三聖樂書一卷

陳氏曰宋祁子京撰

補亡樂書三卷 大樂演義三卷

晁氏曰皇朝房庶撰古律既亡後世議樂者縱黍為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為有餘王朴是也橫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不足胡瑗是也故庶欲造以一千二百黍納之律管中黍盡乃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其說大要以律生尺耳范蜀公本之以製雅樂

石林葉氏曰元祐中昭陵命胡瑗阮逸更造新樂將成宋景文得蜀人房庶所作樂書補亡三卷上之以為知樂庶自言嘗得古文漢書律曆志言其度起於黃鐘之長川子穀秬黍中者一黍字下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乃與下文之廣字相接而人不悟故歷世皆以累黍為尺當如漢志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中為九十分以定黃鐘之長而加一分以為尺則漢志所謂一為一分者黃鐘九十分之一而非一黍之一也又言樂有五音今無正徵首國家以火德王而亡本音尤非是范景仁力主其說時方用累黍尺故庶但報聞罷崇寧中更定大晟樂始申景仁之說而增徵音然漢書卒未嘗補其脫字蓋不知庶之所自本也

陳氏曰庶說惟范鎮是之時胡瑗阮逸制樂已有定議遂格不行元豐四年庶子審權作演義以述父之意其後元祐初范蜀公自為新樂奏之於朝蓋用其說云

范蜀公樂書一卷

晁氏曰景仁論樂宗房庶潛心四十餘年出私財鑄樂器元祐中上之

五音會元圖

又歌卷八十六

五音考

三

晁氏曰未知何人撰謂樂各有譜但取算栗譜為圖以七音十二律使俗易見

樂書二百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三山陳暘撰建中靖國初進之為禮書陳祥道其兄也其書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優伶雜戲無不備載博則博矣未免於穢蕪也賜紹聖初制科終禮部侍郎錫誠齋序曰其書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下逮子史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與乎前代鸞羽玉戚之容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焉

大司樂書二十卷 雅樂圖譜

陳氏曰太中大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漢津妄出新意以裕陵指節定尺律傳會身為度之說炳為大司樂精為緣飾又有圖譜一卷

隆韶道百和集一卷

陳氏曰保義郎大晟府按協律姚公立撰以律呂節氣陰陽為說凡四十九條

樂府詩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郭茂倩編次取古今樂府分十二門郊廟歌詞十二燕射歌辭三鼓吹曲辭五橫吹曲辭五相和歌辭十八清商曲辭八舞曲歌辭五琴曲歌辭四雜曲歌辭十八近代曲辭四雜謠歌辭七雜樂府詞十一通為百卷包括傳記辭曲畧無遺軼

琴筌十卷

晁氏曰皇朝苟以道撰記造琴法彈琴訣并譜

琴史六卷

陳氏曰吳郡朱長文伯原撰唐虞以來迄本朝琴之人與事備矣

製琴法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撰

大胡茄十九拍十卷

陳氏曰題隴西董庭蘭撰連劉商辭又云祝家聲沈家譜不可曉也

琴譜八卷

陳氏曰鄭學魏邱書有之已邇分教傳錄亦益以他所得譜

琴操譜十五卷調譜四卷

陳氏曰參政歷陽張巖尚翁以善鼓琴聞一時余從其子必得此譜

琴譜十六卷

陳氏曰新昌石孝隆君大所錄

律呂新書二卷

甲與藝文志曰蔡元定季通撰其法以律生尺如考庶范鎮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說及我朝程子張子又主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以九分為寸

朱子序曰南狩今六十年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為意者吾友蔡君季通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

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
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
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用漢斛之
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
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
得為調則孔氏之禮數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
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
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
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
抑季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
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頤不敏乃能
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旨意之彷彿季通亦許予能知已故屬以
序而不得辭焉

朱子語錄曰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暗說自有按據

樂舞新書

中興藝文志吳仁傑撰論關雎者二論風雅頌者九論笙鏞雅
頌者二論大雅小雅者一論二南者二論雅者九凡二十六篇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六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七

鄒陽 馬端明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儀註

隋經籍志儀註之興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以上分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覆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闕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

文獻卷百八十七
一 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刪其大綱編于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指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見存者以為儀註篇

漢志四家一百一十五卷

隋志五十九部一千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

唐志六十一家一百部一千四百六十七卷知姓名三十二家實姓洗金以下不著錄

四十九家八百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三十一部一百二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十一部四百三十九卷

宋四朝志五十五部三千七百七十三卷

宋中興志七十九家九十四部一千六百七卷

宋志又十部三百八十三卷元入禮門今釐入儀註門

宋志謚志十二家一百七十四卷

按謚者國家送終之大典今歷代史志俱以謚法入經解門則倫類失當今除周公謚法春秋謚法二項入禮門而歷代之謚法則俱附于儀註之後庶以類相從云

叔孫通朝儀

本傳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請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左右謂近臣也為與其弟子百餘人綿叢野外應劭曰立營之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

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肄七年長樂宮成行之
先公曰按史言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以所改變其書後與
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臣民莫有見者夫天高地
下而禮制行矣豈專為尊君抑臣哉叔孫之制禮也不過度
帝所能為高帝之觀之也不過曰吾今知皇帝之貴而已夫
豈知其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哉故書之錄也與律令同其
藏也在理官然則非禮也刑禁之書而已

曹褒漢禮

本傳肅宗章和二年欲制定禮樂褒乃上疏請著成漢禮章下
太常太常案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群僚拘
牽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定乃下詔曰漢遭秦餘禮壞樂
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說者各盡所能褒乃復上疏具
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
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
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
下昔堯作大章一變足矣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
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
禮條正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
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
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
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
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後太尉張酺等奏褒擅
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致堂胡氏曰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

也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者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臣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按三代之禮亡於秦繼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有叔孫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禮雜秦儀褒之禮雜識緯先儒所以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既亡今傳於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說未備鄭康成於三書皆有註後世之所欲明禮者每稽之鄭註以求經之意而鄭註則亦多雜識緯及秦漢之禮以為說則亦必本於通褒之書矣此三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書帙則其書久亡故後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後所用之禮必祖述此者也故撫二傳中所言二家著述之旨以為儀註之首

漢舊儀四卷

衛敬仲撰隋志四卷今本止三卷

獨斷二卷

晁氏曰漢左中郎將蔡邕纂雜記自古國家制度及漢朝故事

王莽無髮蓋見於此公武得孫蜀州道夫本乃閣下所藏
陳氏曰言漢世制度禮文車服及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禮樂
舒台二郡皆有刊本向在莆田嘗錄李氏本大畧與二本同而
上下卷前後錯互因並見之

江都集禮一百四卷

崇文總目隋諸儒撰初煬帝以晉王為揚州總管鎮江都令諸
儒論周漢以來禮制因襲下逮江左先儒論議命潘徽為之序
凡一百二十卷今亡闕僅存一百四卷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陳氏曰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丘等撰唐初有貞觀顯慶禮
儀註不同而顯慶又出於許敬宗希旨傳會不足施用開元十
四年通事舍人王函請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
記不可改易宜折衷貞觀顯慶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李銳施敬
本撰述蕭嵩王仲丘繼之書成唐之五禮之文始備於是遂以
設科取士新史禮樂志大畧未撫著于篇然唐初已降凶禮於
五禮之末至顯慶遂削去國恤一篇則敬宗詔諛諛惡鄙陋亡
稽卒不正也

開元禮百問二篇

陳氏曰不著氏名以古今異制設為問答凡百條

開元禮義鑑一百卷

崇文總目唐蕭嵩撰既定開元禮又以禮家名物繁夥更取歷
代沿革隨文釋義與禮並行

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開元已有義鑑申衍其說今此又

網羅其遺墜云

開元禮類釋二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禮繁重故彙其名物粗為申釋
大唐郊祀錄十卷

陳氏曰唐大常禮院脩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壝陟降之序貞元中上之

禮閣新儀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備撰韋公肅撰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為目錄按館閣書目云卷數雖存而書不全又復差互重出今本不爾但目錄稍誤

南豐曾氏序曰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及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入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且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

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
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
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
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
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
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禁之故法至於
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
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
哉以謂人之所末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
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衣薪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
反哉以謂人之所以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
觀而更來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
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
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
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
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
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
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
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
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
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
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
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
者也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

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續曲臺禮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博士太原王彥威撰元和十三年嘗獻曲臺新禮三十卷至長慶中又自元和之末次第編錄下及公卿士庶婚姻喪祭之禮并目錄為三十卷通前為六十一卷按此惟續書而亦無目錄前書則未之見也館閣書目亦無之文宗朝彥威仕為尚書節度使

五禮精義十卷

崇文總目唐太常博士韋彤撰首載唐禮參引古義申釋其文服飾圖三卷

晁氏曰唐李德裕編共五十五事

咸鎬故事一卷

晁氏曰唐韋慎微撰纂長安自元日至除夜朝廷慶賀事

崇豐二陵集禮

太常丞裴瑾封叔撰柳子厚序畧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柎殘闕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滿自崇陵德宗葬崇陵至于豐陵宗廟不能周歲司空杜黃裳杜黃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

為內之則積塗秘器象物之宜積與象同徒九切積也秘器外
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謂穿墳下
地為塚墳又文帝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方一
黃因其山下起墳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具本
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
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恃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
典不墜裴氏乃悉取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縣百執事
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
近古焉

五服志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江都開元二禮參引先儒所論輕
重之制蓋唐人所納次云

喪服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開寶通禮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劉溫叟等撰開寶中詔溫叟同李昉盧多遜扈蒙
楊昭儉賈黃中和峴陳諤損益開元禮為之附益以國朝新制
朱子語錄曰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禮新儀其間
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只開元禮內有祖
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
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
甚人皆可做某嘗聞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料亦當有

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學士盧多遜等撰多遜既定新禮復因開

元禮義鑑增益為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上之詔與通禮並行
太常新禮四十卷

陳氏曰提舉編脩賈昌朝子明等上景祐四年同知太常禮院
浦城吳育春卿言本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脩請擇官參定
至慶曆四年始成凡通禮所存悉仍其舊裒其異者列之為一
百二十篇編脩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曾公亮王洙孫
瑜余靖刁約

太常因革禮

陳氏曰皇朝姚闢蘇洵撰嘉祐中歐陽脩言禮書文書放軼請
禮官編脩六年用張洵奏以命闢洵至治平二年乃成詔賜以
名李清臣云開寶已脩三輯禮書推其要歸嘉祐尤悉然繁簡
失中訛闕不補豈有拘而不得騁乎何植釀之甚也

鴈湖李氏跋古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後世以禮著書者僅
存其六槩或闕其彌文經禮粗詳曲禮盡廢以故往往不可復
考嘉祐獨於損益去取同異之際莫不成在時知制誥張環奏
以為國朝禮不合古制欲命大臣與禮官釐正紬繹然後傳之
未久蘇先生爭之以為今亦編集故事使後世毋忘之耳非曰
制為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遇事而載之不擇善惡是記事之
體也蓋其凡例條目之定論若此而昧者顧謂繁簡失中以植
釀目之抑未之思歟其書以開寶通禮為本而以儀註例冊附
見之且參以實錄封禪記鹵簿記大樂記及他書經禮曲禮於
是兩備張文定謂其事業不得舉而措之於天下獨新禮百篇
今為太常施用者此也

封禪記五十卷

文獻卷百八十二

經籍考

晁氏曰皇朝丁謂等撰大中祥符元年詔謂與李宗諤陳彭年以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鵠吻之上迄十月泰山脩封事迹儀註詔誥編次成書上之御製序冠之於首祀汾陰記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三年八月降祀汾陰御札至明年春禮成四年詔謂與陳彭年編次事迹儀註踰二年成書上之

吉凶書儀二卷

晁氏曰皇朝胡瑗翼之撰畧依古禮而以今體書疏儀式附之天聖鹵簿記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常山宋綬公垂撰始太祖朝鹵簿以繡易書與馮元孫顛受詔質正古義傳以新制車騎人物器服之品皆繪其首者名同飾異亦別出為天聖六年十一月上之其考訂接證詳洽可稽

大饗明堂記二十卷紀要二卷

陳氏曰宰相河汾文彥博寬夫等撰國朝開朔以來三歲親郊未嘗躬行大享之禮皇祐二年詔以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而罷冬至郊祀直龍圖王洙言國家每歲大饗止於南郊寓祭不合典禮古者明堂宗廟路寢同制今大慶殿即路寢也九月親祀當於大慶殿行禮詔用其言禮成命彥博及次相宋庠參預高若訥編脩為記上親製序文已而彥博以簡牘繁多別為記要首載聖訓欲以大慶為明堂禮官之議適與聖意合云

元豐郊廟禮文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楊完撰元豐初以郊廟禮文訛舛詔陳襄李清臣王存黃履何洵直孫諤楊完就太常寺檢討歷代沿革以詔考其得失又命陸佃張璪詳定後以前後嘗進禮文獨令完編類五年成書奏御其書雖援據廣博而雜出數手前後復見繁猥為甚云

閣門儀制十二卷

陳氏曰學士李淑等脩定皆朝廷禮式也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目錄五卷

陳氏曰儀禮局官知樞密院鄭居中尚書白時中慕容彥逢學士強淵明等撰首卷祐陵御製序文次九卷御筆指揮次十卷御製冠禮餘二百二十卷局官所脩也

石林葉氏曰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

祖開寶初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輯遺逸通以今書為開寶通禮二百卷及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註沿革為三門為元豐新禮不及行之大觀中始脩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牴牾後亦廢

朱子語錄曰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本朝脩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又正和間脩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畧牴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元禮

政和五禮撮要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有范其姓者為湖北漕取品官士庶冠昏喪祭

為一編刻板學宮不著名以武昌志考之為漕者有范正國范寅秩不知其為誰也

政和冠昏喪祭禮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南康黃灝商伯為禮官請於政和五禮內擬取品官庶人禮摹印頒之郡縣從之其實即前十五卷書也

訓俗書一卷

陳氏曰許洞天撰述廟祭冠笄之禮而拜掃附于末謝絳希深王舉正皆有序跋淳化三年進士希深之舅也

孟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平昌孟詵撰曰正祭節祠薦新義例凡四卷徐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左金吾衛倉曹參軍徐潤撰

鄭氏相享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鄭正則撰

范氏寢堂時享禮一卷

陳氏曰唐涇縣尉南陽范傳式殿中侍御史傳正脩定

賈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武功縣尉賈頊撰

劉岳書儀

歐陽氏歸田錄曰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

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粗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
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耳
新定寢祀禮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為誰中興館閣書目有此書云前後有序題
太常博士陳致雍撰集今此本亦前後有序意具是也致雍晉
江人及仕本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八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儀註

孫氏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檢校左散騎常侍孫日用撰周顯德中博士後仕本朝
開寶時作此書

杜氏四時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山陰杜衍世昌撰

韓氏古今家祭式一卷

陳氏曰司徒兼侍中相臺韓琦稚圭撰

橫梁張氏祭禮一卷

經籍考

陳氏曰張載子厚撰未有呂大鈞和叔說數條附焉
朱子語錄曰橫渠所制禮多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

伊川程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程頤正叔撰首載作主式

伊洛禮書補亡 伊洛遺禮

龍川陳氏序曰吾友陳君舉為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袁道潔
游道潔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不及授士隆而死今不知
其書在何許伊川嘗言舊脩六典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
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
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
行者以為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尚可
訪也

又曰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禮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
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之未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其義
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闕裂不全之制豈
必以是為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義之可見者以
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呂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京兆呂大防微仲正字大臨與叔撰

朱子語錄曰與叔集諸家禮補儀以儀禮為骨

范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范祖禹淳甫撰

溫公書儀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前一卷為表章書啓式餘則冠婚喪祭之禮

詳焉

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晦庵先生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温公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

先公曰温公此書專本儀禮其大者莫如婚喪婚禮婦見舅姑條下註若舅姑已歿則有三月廟見之禮此儀禮說也儀禮凡單言廟皆謂禰廟非祖廟也公謂婦入門拜先靈則三月廟見之禮可廢此於禮為稍畧而朱文公遂以為惑於陳絨子先配後祖之說故以婦入拜祖先為未然此禮當考按絨子所譏自謂鄭忽當迎婦時不先告廟註家引公子圍告莊共喪禮卒哭而祔亦儀禮說之廟而後行為證即非婦入門時事也儀禮三虞明日以其班祔公宜用之此於禮為大遽檀弓明

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公於註文但畧言而不詳述蓋練而祔公所不敢故耳大槩温公誠篤之學寧答許奉世秀才書云自幼誦諸經讀註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從之此其大指也

居家雜禮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

呂氏鄉約一卷鄉儀一卷

陳氏曰呂大鈞和叔撰

高氏送終禮一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高閑柳崇撰

四家禮範五卷

陳氏曰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安劉珙刻於

金陵

古今家祭禮二十卷

陳氏曰朱熹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朱文公家禮

朱子自序曰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各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

李氏曰先生居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蓋自始死以至祥禫祭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成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為一童行竊之以述先生易簣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亦嘗為學者道之

楊氏曰愚按家禮一書今之士大夫家冠婚喪祭多所遵用然此書始成輒復失之先生未嘗再加審訂則世或未之知也初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為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於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為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疎畧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為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既沒而後出先生不及再脩為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為未成之闕典愚嘗與朋友讀而病之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婚禮親迎用溫公入門

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不必守家禮之舊儀者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有超然獨得於心不用疏家穿鑿之說而默與鄭註本義契合若深衣之續衽鉤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未見於後來之考訂議論者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悉附於遂條之下以待朋友共相考訂庶幾粗有以見先生之意云

十書類編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十書者管子弟子職曹昭女誡韓氏家祭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呂氏鄉禮范氏義莊規高氏送終禮高登脩學門庭朱氏重定鄉約社倉約束也雖不專為禮而禮居多故附之於此

廟議一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趙粹中撰進專為太祖未正東鄉之位乃哀董弁王晉趙漢首議與一時討論本末上之時淳熙中也

奉常雜錄一卷樂章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雜錄禮寺牲牢樂舞祝祠其樂章則祠祭見行用者

服飾變古元錄三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改南表郊之儀撰郊宰相滋之子唐志作一卷

古今服飾儀一卷

陳氏曰題蜀人樊建紹癸丙序

考古圖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與叔衷諸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鼎敦之

屬繪之于幅而辨論形制文字

陳氏曰其書作於元祐七年所紀自御府之外凡三十六家所藏古器物皆圖而錄之

博古圖說十一卷

陳氏曰秘書郎昭武黃伯思長睿撰有序凡諸器五十九品其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二百四十五李丞相伯紀為長睿志墓言所著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悉載博古圖說考之固多出於伯思亦有不盡然者又其名物亦頗不同錢鑑二品至多此所載二錢二鑑而已博古不載印章而此印章最夥蓋長睿沒於政和八年其後脩博古圖頗採用之而亦有刪改去爾其書大抵好博會古人名字說已見前

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楚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辨其款識增多於呂氏考古十倍矣

陳氏曰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製而記名物錄其款識品有總說而舉其凡而物物考訂則其目詳焉然亦不無牽合也容齋洪氏隨筆曰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匱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匱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為說曰同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亦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為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為周物且以為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匱之銘曰仲姑義母作則為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偏姑而已

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為偏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為母哉既言仲姑自名又以為襄公為杜祁所作然則為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為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依楚姬寶盤則為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潛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潛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為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潛王時從親乎且潛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鎛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山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各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又曰博古圖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政宣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真東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為乖背然至以周吁為衛大夫高克為衛文公將是此書局學士亦不曾讀毛詩矣可笑也

鍾鼎款識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編考古傳古圖之類然尤為詳備

按考古圖諸書晁氏以入小學門陳氏以入書目門皆失其倫類既所考者古之禮器則禮文之事也故釐入儀註門

中興禮書

中興藝文志中興禮書者淳熙中禮部太常寺編次中興以來所行之禮也其間如內禪慶壽之類亘古所無可謂盛矣

謚別十卷

崇文總目宋沈約撰上采周秦下至晉宋君臣謚號而以周公謚法為本云

謚法四卷

崇文總目梁賀琛撰初約本周公之謚法至琛又分君臣美惡婦人之謚各以其類標其目曰舊謚者周公之謚法曰廣謚者約所撰也曰新謚者琛所增也

晁氏曰約撰凡七百九十四條琛又加婦人謚二百三十八條

續古今謚法十四卷

崇文總目唐尹都郎中王彦威撰因舊謚品搜集故事依沈約謚例記梁已來至唐得謚官稱姓名又以單複謚為別

嘉祐謚法三卷

晁氏曰皇朝蘇洵明允撰洵嘉祐中被詔編定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六家謚法於是講求六家外採今文尚書汲冢師春蔡邕獨斷凡古人論謚之書收其所長加以新意得一百六十八謚變去者百九十有八又為論四篇以叙其去取之意

六家謚法

陳氏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周沈等編六家者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也今按周公即汲冢書之謚法解春秋即杜預釋例所載也廣謚不著名氏沈約書一卷賀琛書四卷扈蒙書一卷皆祖述古法而增廣之琛字國寶山陰人梁尚書左丞蒙

字日用幽州人國初翰林學士此書嘉祐末編集英宗初始上
 鴈湖李氏跋六家謚法二十卷嘉祐中范忠文與老蘇公及姚
 闢等所脩六年十月始奉詔刊定八年上之蘇公之意有所未
 盡又別為謚法三卷謚錄三十五卷於是古今謚法始粲然大
 備謚者行之表所以成德蓋考名易行使既沒之後是非較然
 先王所以深勸沮所從來遠矣後世循私之習勝士一登大官
 身顯不問賢否例得美謚褒貶至是幾廢猶賴學士大夫時起
 爭之公之此書雖格於一時異議卒不果行而著書之意爛如
 日星固不害其傳百代之明法也惜謚錄之書今獨皇朝者存
 而所次歷代十五卷俄空焉六家之得失公辨正既無遺矣然
 其掌攷之名周公者即汲冢周書謚法篇各春秋者即杜預釋
 例謚法篇唐及國史藝文志皆不載近世學者就二書中採出
 公固以疑其非古然猶未明其為汲冢書與釋例故并及之

集謚總錄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緯撰凡一卷春明退朝錄寧集類國朝謚幾二
 百人緯任宗正寺丞日因宋氏之舊纂元豐以後遂得三百餘
 人自宗室宰相以下分為九等其序畧云有爵位已高當得謚
 而未聞者若范質呂餘慶韓宗訓王博文姜遵王沔是也
 政和脩定謚法

陳氏曰禮制局詳議官蔡攸等承詔脩定全書八十卷大率祖
 六家之舊為沿革統論一卷參照二十六卷看詳三十五卷增
 立十卷合而為詳定六卷今惟脩定六卷存而以沿革繫之篇
 首按館閣書目亦闕參照二十六卷
 鄭氏謚法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上卷序五篇中卷謚三等下卷後論四篇

識緯

隋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受人之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證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或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識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為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曆樞舍神祿孝經勾命决援神契雜識等書漢代有鄭氏袁氏

說漢末郎中郝萌集圖緯識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為識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頭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識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識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識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扶衰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人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識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史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

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侯之學註言緯七緯也侯尚書中侯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授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孽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識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白累萬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識言經何休又不足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命其源寔出於此隋唐

以來其學浸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為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况其殘闕不完於偽之中又有偽者乎姑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識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其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致堂胡氏曰識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竒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寢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慶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

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識文牢不可破耶

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識記彛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隋志十三部合九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二部共二百三十二卷

唐志二家九部八十四卷

宋三朝志四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三家五部十二卷

易乾鑿度二卷

晁氏曰右舊題蒼頡脩古籀文鄭氏註按唐四庫書目有鄭玄

註詩書緯及有宋均註易緯而無此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昔通儒謂緯書偽起哀平兗武既以識立故篤信之陋儒阿世學者甚眾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歷代革命之際莫不引識為符瑞故桓譚張衡之徒皆深嫉之自符堅之後其學殆絕使其尚存猶不足信况此又非其真也坤鑿度二卷

晁氏曰題曰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脩按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周易緯稽覽圖二卷是類謀一卷辨終備一卷乾元序制記一卷坤靈圖一卷通驗卦二卷

晁氏曰漢鄭玄註按隋志有鄭氏註易緯八卷唐志有宋均註

易緯九卷李氏本註與隋志同卷數與唐志同家本蓋出李氏獨不載乾鑿度二卷而有乾元叙制一卷按後漢註七緯名亦無乾元叙制

陳氏曰其間推陰陽卦直至唐元和中蓋後世術士所附益也按七緯之名無乾元叙制

易稽覽圖三卷

陳氏曰與上易緯前三卷相出入而詳備不同

乾坤鑿二卷

陳氏曰一作《鑿度題》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繹蒼頡備晁氏讀書志云崇文總目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禮含文嘉

宋兩朝藝文志舊有識緯七經雜解今緯書存者獨易而含文嘉乃後人著為占候兵家之說與諸書所與禮緯乖異不合故以易緯附經移含文嘉于五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八

易稽覽圖

易稽覽圖

十三

鄒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小學

漢藝文志易曰上古聖人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
 庭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
 六書附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
 之本也師古曰象形謂或成其物隨體詁屈日月是也象事即
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搦式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
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
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漢興蕭何草律師古曰
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焉亦著其法曰六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

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章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臣齊

曰史書今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

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皆所

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

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為字故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說孔子

自言我初涉學尚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改作也蓋傷其寢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

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

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

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

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職多事苟趨省易師古曰趨讀曰趨謂趨向之也

易音弋施之於徒隸也漢興問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

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師古曰并台也總合以為蒼頡

也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元帝時黃門令

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

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

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

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章昭曰臣班固

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章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

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

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隋經籍志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

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

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
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學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
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
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
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
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爰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
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藻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
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
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坪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
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
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
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
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
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
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
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洛陽直岸崩遂没于水
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
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廢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
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
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宋
三朝藝文志曰漢志六藝以爾雅附孝經六書為小學隋公其
制唐錄有詁訓小學二類爾雅為詁訓偏傍音韻雜字為小學
今合為一自齊梁之後音韻之學始盛顧野王玉篇陸法言切
韻尤行於世

漢志十家三十五篇入揚雄杜林

漢志爾雅以下四部二十六篇漢志元附孝經今釐入小學

隋志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七書合一百三十

唐志六十九家一百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夫姓名二十三家徐浩

二千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一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三卷

爾雅三卷

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注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

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王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經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目置于小學之首

陳氏曰晉弘農太守河東郭璞景純注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與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二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師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朱子語錄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爾

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

漢書亦無可考

爾雅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

爾雅音訓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為尚狹頗增

益之

爾雅疏十卷

晁氏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畧命邢昺杜鎬等別著

此書

陳氏曰邢昺撰其叙云為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

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為稱首其為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

璉皆淺近今奉勅校定以景純為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止齋陳氏跋爾雅疏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秦

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

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

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

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

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

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

用能辨鼠豹不識螿蟻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

為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

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為同年進士多善珍焉

爾雅音畧三卷

晁氏曰偽蜀母昭裔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于呼讀及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

小爾雅一卷

晁氏曰孔氏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爾雅新義二十卷

陳氏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為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跋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徹薑食三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迥也書云玩物喪志斯其為喪志也弘矣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適刻於嚴州為二十卷

注爾雅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先蓋馮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為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

而泥已之意以為經意此其為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博雅十卷

晁氏曰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

陳氏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于篇仍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別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

蜀爾雅三卷

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邕鄂云唐李商隱採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埤雅

晁氏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氏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為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求裕上賓不及再上既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急就章一卷

晁氏曰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特為黃門令凡書三十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

者緩急可就而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
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

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方言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楊雄子雲撰晉郭璞注今世所傳文或繆缺與先
儒所引時有差云

晁氏曰雄齋素油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題其首曰輶軒使
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予傳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
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存之然監本以秋佳為秋候以更為更
引傳糊其口於四方作糊予口未必盡得也

陳氏曰首題輶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
其畧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抱三寸弱翰齋素
油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鉉摘次之於藁篇洪西京雜記言
子雲好事常懷鉉題集從諸記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
云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世所傳楊子雲輶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
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
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始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
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
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
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
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
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
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

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獨莊之才之珍吾珍
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
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
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
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釋名八卷

陳氏曰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類義百
姓曰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
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

說文解字三十卷

晁氏曰漢許慎纂李陽水刊定偽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
闕字

陳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
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騎常侍徐
鉉奉詔校定以唐李陽水排片許氏為臆說未有新定字義三
條其音切則以唐孫愐韻為定

容齋洪氏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輩不甚相先後
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據逐書十數條以示
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艸
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備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夕寅其文
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天地網緼為天地壹壺所引書
帝乃殂落為飭乃殂窳三苗為窳音塞也三苗又闕園升雲半有
半無猥有瓜而不敢以擲及以相陵蔑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
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禡既稠新臺有此為有玼

為得謾草為安得憲州論語荷蕢為荷史襄裘為皓衣又有跖
子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諛諛接浙為澆浙澆其兩反左
傳尤涼為猶涼莛夷為莛莛音夷國語觥飯不及壺殮為仇飯不
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說文字源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騰集初李陽水為滑州節度使李勉蒙新驛記
賈耽鎮滑州見陽水書歎其精絕因命陽水姪騰集許慎說文
目錄五百餘字刊于石以為世法云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晁氏曰高唐徐錯撰錯以許慎學絕取其字分譜四聲殊便檢
閱然不具載其解為可恨頗有意再編之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陳氏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錯楚金撰為通釋三十篇部叙二
篇通論三篇祛要類聚錯綜疑義繫述各一篇錯至集賢學士
右內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錯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
朝通顯故名出錯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

吳叢李氏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為說
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
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冲乃且以獻晉東萊愷令吕忱
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叙初無移徙忱
書甚簡顧為他說揉亂且傳寫訛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
文蓋莫知自誰氏始古文籀文疑是吕忱始增入今或以附見
林罕不應謂忱補許氏遺闕也戎字當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
時增入上字則說文元自有矣更詳之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其部叙既有所升降

損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野王玉篇
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者強所修也叔重專為篆學而野王
雜以隸書用世既久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述
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譏焉大曆間李陽冰獨以
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定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
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
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
雍熙三年錯兄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文
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源果無異派歟錯亡
恙時鉉苦許氏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
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為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
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

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嘗謂小學放絕矣
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鉉錯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
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為一書使學者復覩純全
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檢閱然苟以四聲則
偏旁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
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
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畧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
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為定類篇者
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
乃陳彭年立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
即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與領之寶元二年書成
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雍等前所修主篇

不相參協乞別為類篇即以命涿涿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
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讎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
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於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
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
等所共纂次之而唐儀鳳後郭知玄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
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為繆畧復加刊正別為唐韻之
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
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
莫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叙或與廣韻
不同錯修韻譜尚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
集韻為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為小何哉亦
忘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
磨礪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
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捐不省喜字
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趣姿媚耳偏旁橫豎
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
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為少
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
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
禁之學官導諛紹聖復用膏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喪
道真此吾蘇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
則又非是今國家既不以此試士為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
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習此故先為此
五音韻譜且叙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某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
文解字韻譜別以類編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序仍用
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
叔重當時部叙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叙則於偏傍一切都
置之宜矣然偏傍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
愈難於檢閱乎此寶元所以既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
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順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
檢閱之難果非所患故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叙舊次
其編傍皆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
頓粲然珠連不相雜揉古文奇字畢陳立見頗自謂於學者披
閱徑捷不媿楚金兄弟之言矣書既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
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
評精補或增或損而去鄉踰一星終及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
生雖多俊才顧不復肯以小學為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
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抗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為古文奇字聲溢
東南凡江浙扁榜與其他金石刻多仲房筆其乘暇則出五音
譜求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刻與後學共之復何
待某曰姑徐之試為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某曰五音
譜發端實因徐氏則此譜且以徐氏為本以徐氏為本則所謂
以聲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叙亦何
可獨異蓋即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而偏傍各
以形相從悉依類篇今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具存此譜於檢
閱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叔仲部叙耳某曰叔重部叙舊次
起一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目別

行兩不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丞謂仲房鏤版流布
差夫小學放絕久矣自是其復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記
矣繇崇寧以來用篆籀各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歷陽則徐
競明叔而仲房最所善者獨張謂某曰明非謙敵也謙作復古
編其筆法實繼斯水其辨形聲分點畫剖判真偽計較毫釐視
楚金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其書今具在
明何敢望耶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成此
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棄家為黃冠師殆世外士陳了翁實愛
之重之特識篇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藝局登進未
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曾
懷本趨遠并復古編重刊刻云
又曰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光

則但舉其先而畧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
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為定今編既改部叙從徐氏則其
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
二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字林五卷

陳氏曰晉弦令呂忱撰太一山僧雲勝註按隋唐志皆七卷三
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三卷其集說文之漏畧者凡五
篇然雜揉錯亂未必完書也

巽巖李氏曰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誤今五卷具在此說文部叙
初無欠闕不應五卷外更有兩卷崇文及邯鄲總目並無悅書
余獨得之豫章但恨轉寫脫誤且他說雜揉其間非復悅書舊
本也悅所增古文籀文今說文多已附見疑後人因悅書悉收

繫許氏若許氏先自有之忱又何補焉(隋氏)又載(宋)揚州督護吳恭字林音義五卷忱書今間有音獨無吳恭姓名仍無卷標署隱篇次第篇首又題太一山僧雲勝註亦不知雲勝者何許人忱書要為可惜除古文籀文已附見說文外他字亦多收繫類篇尚有未收繫者故忱本書不可遽使散落須求善本校正之

玉篇三十卷

(梁)顧野王撰(唐)孫彊又嘗增字僧神珙反紐圖附于後陳氏曰大約本說文以(後漢)反切音未備但云讀如其其反切皆後人所加多踈樸脫誤至(梁)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音矣其文字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覈也又以今文易篆字益以舛訛世人以篆體難通今文易曉故說文遂罕習要當尋其本原也

像文玉篇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釋慧力撰據野王之書裒益衆說皆標文示象玉篇解疑三十卷

崇文總目道士趙利正撰刪畧野王之說以解字文

重修玉篇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勘吳鉉直集賢院立雍等重加刊定

證俗音字四卷

崇文總目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正時俗文字之謬援諸書為据凡三十五目

廣韻五卷

晁氏曰隋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長孫訥孫愐三序

陳氏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為撰集長孫訥言為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中興書目去不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修廣韻皇朝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真宗今陳彭年丘雍等因陸法言韻就為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牒以天宋重修廣韻為名然則即彭年等所修也

景祐集韻十卷

陳氏曰直史館宋祁鄭戩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餘凡例詳見於序說文所無則引他書為解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比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名苑

丞相溫文正公馬光撰自序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為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辨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為時遷物變者亦畧叙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忼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十道德禮樂善惡真偽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顯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類篇四十九卷

晁氏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司馬光始奏

書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說文為本

陳氏曰丁度等既修集韻奏言今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乞委修韻官別為類篇與集韻並行自賢元迄治平及成書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熙寧中頒行凡十五篇各分上中下以說文為本而例有九云

穎濱蘇氏序曰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

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其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此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龜取龜攻象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符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符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例有八一曰孳槻同部而啞肉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艸全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氤古氣類也而今附兩韻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木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死之附天至之附人

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為玉朋之為
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邑白之加
獨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
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